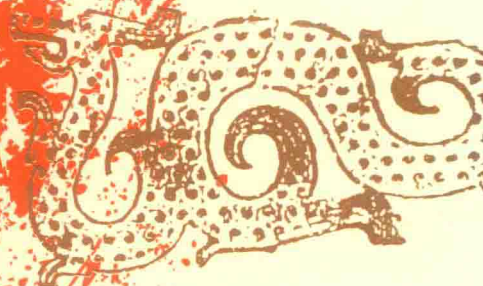


问道知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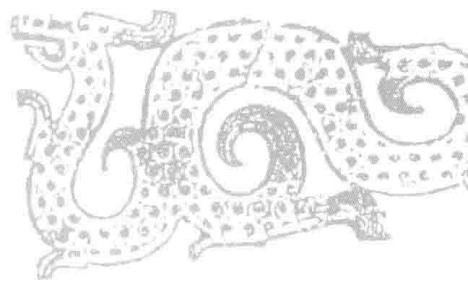
徐兆寿
著



海外借

问道知源

徐兆寿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问道知源/徐兆寿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

ISBN 978-7-208-15228-1

I. ①问… II. ①徐…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14273 号

责任编辑 舒光浩 屠毅力

装帧设计 胡 斌 刘健敏

问道知源

徐兆寿 著

出 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发 行 上海人民出版社发行中心
印 刷 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20×1000 1/16
印 张 18.5
插 页 2
字 数 209,000
版 次 2018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5228-1/I·1731
定 价 65.00 元

目 录

曲阜：探访文学青年孔子

十年一拜 / 3

文学的“大说”时代 / 11

孔子的理想 / 17

孔子的文学实践 / 23

孔子的伟大创作：《易经·系辞》和《春秋》 / 29

孔子的老师是谁 / 41

师道：子贡创立的信仰 / 51

孔子的追随者 / 61

临洮：寻找老子飞升之地

老子到底去了哪里 / 74

老子的老师是谁 / 81

中国第一个私人写作者 / 91

敦煌：站在青春中国的门口

海子的诗歌发现 / 103

一缕丝绸燃起的命运 / 110

三危山上的佛光 / 119

恩怨是非 / 129

在青春中国的门口 / 139

天水：佛道相望

鸿蒙开启 / 150

与佛结缘 / 165

心的礼拜 / 174

何为人之尺规 / 181

白马寺：信仰从这里开始

历史需要一个梦 / 185

开放的视野 / 191

白马寺的意义 / 194

白马寺的天空 / 199

灵魂的依怙 / 205

一个假说 / 210

凉州：荒原问道

重新擦亮大西北 / 217

寻找天马 / 240

荒芜之心 / 265

高人 / 278

点燃中华文明的香火 / 286

曲阜：探访文学青年孔子

十年一拜

在那大墓前，许多人都围着看，都在用手机或相机拍照。我只是静静地看着它。我还没有看清它的样子。我得仔细辨认。在它的背后，是苍茫之静，苍茫之远。在我这边，是世俗之虚热与实冷。它使我想起来在我们北方，无论多么伟大的坟茔之上，都是荒草几根，乱石兀立。它显示了亘古的蛮荒是生命的底色。

但这座坟茔躺在清风之中，毫无贵气，也毫无腐气。两千多年来，始终如一。我没有感到那是一座坟墓。我觉得面前坐着一位可亲的老人。

我站了好几分钟，周围的人像流水一样，但竟没有一个人上前参拜。原来墓前写着一番话，要前来参拜者以鲜花敬献。没有香炉，所以也不用上香。我猜，很多人都会不知所措。到哪里去弄那一束花呢？在来之前谁知道会有那样的要求呢？我突然想起梁漱溟曾嘲笑一位西方人的故事来。那位西方人嘲笑中国人的上坟方式，竟然要献果实、食物，还有阴间流行的钞票，便问他，你们的祖先能吃能用能拿

到那些东西吗？梁漱溟反问道，你们的先人能闻到鲜花的味道吗？

其实，世间对待先人的方式各有不同，但目的都是一样，为何总觉得自己是对的，别人是错的？现在，鲜花竟成了拜见这位先者的最重要的方式。那一刻，我突然间觉得这方式多么令人生畏。并非用鲜花祭拜就是文明，而是这方式不是我们中国人普遍的行为。

鲜花，把所有人与那位先者隔离开了。

只有我，对，人群中，唯有我在犹豫之后决然跪在了那大墓面前，显得那样突兀，那样不文明。我从两千公里之外特意赶来，就是为参拜这位老人。如何是好？我看见的确也有跪拜的地方，只是没有香炉而已。然而，当我跪拜的时候，竟是另外一番体验：我突然觉得自己的拜姿是那样潦草，惨不忍睹，完全不是一位知识分子的文明行为。我的姿势是那样野蛮。鲁迅嘲笑阿 Q 没有把圈画圆，我也在内心嘲笑自己没有中国士大夫的那种优美的姿态。

我不知道鲁迅活着还会这样嘲笑我吗？如果是，我也将嘲笑他。那是一定的。在我青年的时候，在我需要强有力的自我时，我是多么喜欢鲁迅和尼采啊，在那些暗夜里，我写下那么多疯狂的诗句。那时候，我愿意是刑天，愿意是荆轲，愿意是聂政，愿意是普罗米修斯，愿意是加缪笔下的西西弗斯。我愿意随时刺开自己的胸膛，愿意把头颅高高举起，献给神坛，虽然那神坛是虚无的、黑暗的。然而现在，在我内心深处生长着无边荒凉的野草之时，在我追逐诸神逃亡的神迹之时，在我再也不愿意让虚无的长夜成为我灵魂的背景之时，我愿意反身向古，踏过鲁迅和尼采的虚无呐喊，去寻找古老的声音、德行和道。

我甚至愿意去寻找野蛮的人性。在那野土之上，更能生长出灿烂

的鲜花。

我更愿意去寻找那文明的第一个脚印，那是多么伟大的痕迹。艰难而坚定。

文明有时候是要向后看的，因为向前是预设的文明，向后才能看到人性的善与恶。就像墓里躺着的这位先哲一样，他生前一直想恢复周代的文明，却没有一个人理会他。他那些笨拙而繁琐的礼仪不但他自己实践起来艰难，而且令整个世界都反感。然而他就那样做了，一意孤行，逆流而上。然而我竟崇拜这样的逆行。

百年来对礼仪的解构已经使我们忘了崇拜的姿态和基本的礼仪。我们浑身上下都透着冒犯者李逵式的火药味，我们的内心多的是进化论式的野蛮规则。这个曾经的礼仪之邦的知识分子竟然都变成了草莽英雄，都成了反抗古中国文明的梁山好汉。在文学之上，我们为什么从来不去崇拜大道，而迷恋于那些花言巧语和男盗女娼？是的，那也是文学，《金瓶梅》也是文学的一种，但今天为什么这些东西会大行其道，甚嚣尘上？

世界被颠倒得太久了。《诗经》一样朴素的诗歌，《史记》一般正大的小说，已然绝迹很久了。《韶》乐只是传说了，青年们喜欢的是神魂颠倒的情歌、摇滚。道在哪里？

我在羞愧中草草拜了三拜。在功德箱中塞进了被汗浸湿的一百元。塞了好久才塞进去。那一刻，我也感到莫名其妙。只有我在那里塞着钱，好像我是一位图谋不轨之徒，在光天化日之下贿赂着某个神灵似的。

我感到那样的唐突、不适和脸红。

然而为这一拜，我整整准备了十年。也许不止十年，在前一世甚

至更前一世，肯定有某种因缘相连。或者，我就是曾经批评他最激烈的那一位。

记得第一次给学生讲“中国文化史”，便遭遇了尴尬。一个自称是我学生的女孩子要求加我QQ，我高兴地加了。谁知她一上来就直言不喜欢我给她们上课，说我只是一个作家，不懂中国传统文化。我愣了。有这样直接批评老师的吗？我还没讲呢，就遭遇如此的轻视。我发誓一定要讲好。

我原以为大学时学过《论语》《礼记》《中庸》等，甚至很多篇章都会背诵，对孔子算是有了了解，但给学生一讲，才发现文学的那点事放在整个文化中是多么渺小的存在。如果把《论语》《诗经》等都当成文学来理解，就把孔子看小了。

于是，我一头栽进了中国的古代文化中。兴趣最大的自然是研究孔子与老子。我每天都会写一篇感想，日积月累，写了一本书。新浪网也常常会把我的博文推到博客频道的首页，甚至常常是头条。很多人都与我探讨孔子、老子和中国文化的未来，我每天都有很多想法。

孔子的时代是人类摆脱神话而由人自己来创立人类伦理的时代。比他早九年出生的释迦牟尼在印度创立了佛教，教人如何应对生老病死等诸多烦恼，同时，创立了众生平等的思想。众生平等的思想起源于佛教，并非基督教。基督教的创立要比其晚五百多年。而比释迦牟尼可能要大整整二十岁或四十岁甚至更大的老子写下《道德经》五千言，对天地之变化和人心之短长进行了粗犷的概述，创立了隐居的哲学。孔子则一直致力于中国人的伦理创制。孔子、老子和释迦牟尼这些东方的先哲比苏格拉底等西方的哲人们早一个世纪。或者说，亚洲在那时始终是文明的先导者。不论是两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

还是恒河流域以及黄河流域，东方人都过早地在平原上建立人间天堂，不是简单地通过神，而是思考通过人自身的觉悟来管理自己。在这一方面，孔子做得最好。除他之外，再无人能及。玄奘到印度去留学，印度人见他诚挚，便有心留他，说中国如何如何不好。玄奘讲了中国如何如何好，最后说，中国人的智慧可与神鬼相比。说的主要就是孔子的智慧。

但在那个礼崩乐坏的年代，很多人对孔子都抱有偏见，对他所提倡的礼进行过诸般嘲笑。他五十六岁被迫流浪异邦，直到快七十岁时才回到故乡，此番流转并非我们小时候想象中的快乐地周游列国。

我一直在想，到底是什么让他怀有坚定的信念而不动摇？碰上道家弟子的嘲讽，他长叹一声，答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若天下有道，我还如此辛苦干什么呢？数千年来，正是这样敢于担当的逆流而上的精神激励着后世的知识分子。孔子在前往宋国的路上，和弟子们在大树下演习礼仪。宋国司马桓魋想要杀他，拔起了那株大树。他便离开那个地方，并说：“上天把德行降生在我身上。桓魋能把我怎么样？”

很多人认为子不曰乱力怪神，就是不相信天地间有鬼神。其实，孔子认为祭拜天地是大礼，然后才是祭拜先人。先秦时期祭祀天帝是国家之大礼。那时，不光是中原王朝在祭祀天帝，北方草原上的匈奴也一样。在汉武帝时代之前五百年，巫术在中国还很普遍，国家大事都要通过卜卦来决断。人们对神秘力量的崇拜还是一件普遍的事。故而尽管孔子不说这些不能去证明的事，但不代表他心中没有这些存在。若是不存在信仰，其礼教何存焉？

孔子说三代之礼，“吾从周”礼。周礼有五礼。首先是吉礼，而

吉礼的首要就是对天神、地祇、人鬼的祭祀典礼。从其祭祀的内容看，有祀天神昊天上帝、祀日月星辰、祀司中、司命、雨师；有祭地祇，祭社稷、五帝、五岳，祭山林川泽，祭四方诸小神；还要祭人鬼，有祭先王、先祖。可见，那时还是一个泛神教的时代。这些祭祀为大。如果孔子重视周礼，而对这样的祭祀不尊崇，何以能说是恢复周礼呢？《礼记》上记载，孔子对这些祭祀非常重视，所到之处，必须祭拜山川河流。

没有了这样的祭祀，又如何进行其他礼制呢？孔子小时候“常陈俎豆，设礼容”，也许他最初的想法是祭祀已经死去的父亲和先人们。但按照现代心理学来讲，他早年丧父，就一定会找一个更为广大的父亲，这就是天，也是形而上的父亲，并且由此而获得一种坚定的信仰。这是他能够在很多时候超然存在的重要原因。他是一个直面永恒的人，一个活在道之中的人，并非活在世俗中的人。故而这世道不能了解他。“五四”时期的人学开始后对孔子的诸般责骂，很多人是站在世俗者的角度，并没有理解孔子的那种超凡品格。

中国人不理解孔子，外国人就更不理解他了。黑格尔读了《论语》后，讥笑道：不过一作家而已。言外之意，与哲学还有很大的距离呢。倒是他之后的另一个存在主义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想试着去理解孔子。他虽然也不能理解中国智慧的玄妙——那种用文字永远无法直接抵达的智慧，但他还是找到了孔子与世界同一时期的那些哲人们的不同，将孔子定义为人类人性道德范式的创立者。他在《大哲学家》一书里把人类有史以来的大哲学家梳理了一遍，共有十五位之多，孔子是唯一从人性本身出发去确立人伦道德的哲学家，而老子则成为形而上学思想范式的创立者。从雅斯贝尔斯始，孔子被西方的哲学家重

新认识并尊重。

然而，我并未感到光荣。相反，我的心里无限悲壮。他们不了解孔子是他们的狭隘和自以为是而致，那是他们的悲哀。他们了解孔子，并尊重这位先哲，是他们真正迈向世界的开始。因此，我的案头常常摆放着雅斯贝尔斯的这本《大哲学家》。我认为，这是西方哲学家们第一次意识到除欧洲之外，亚洲的文明尤其是在轴心时期是占绝对优势的。这是他们对世界的第一次尊重。在此之前，他们始终以为，世界就是欧洲那么小，与古代中国人一样。

2005年的那个秋天，我就是从雅斯贝尔斯开始讲解孔子、老子及后来进入中国的佛教的。我对他的尊重远胜于黑格尔等一群西方哲学家。在儒家被误解、打倒和根绝百年后，当我这个初涉儒学的所谓作家在向学生们介绍孔子时，我的内心是悲怆的，甚至是流血的。我不仅拼命地阅读孔子是如何被后来的历代学者慢慢地推向神坛，又是如何替两千年的文明背负沉重罪孽而被打入地狱，我还带着四个学生对儒学在国外的传播，尤其是新儒学百年的命运进行了半年的研究。当我看到一些学者如李泽厚、刘再复、高尔泰等希望更多学者能够继绝兴灭、传承中华文化时，我就慢慢地喜欢研究这些中国最高深的学问了。此学问似乎与职称、学位、学术有巨大的鸿沟。此学问是既为己，又为别人的。

一学期结束后，我很想与那位女生进行一些交流，但我想仅仅这一点皮毛的讲授就能让她改变对我的看法吗？我想不可能。于是，我选择在一堂课上表扬她。然后我对所有学生说，我希望你们每一个人都不是简单地赞成或反对我，而是有自己真正的思想，即使我们是敌人也无所谓，我甚至希望你们每一个人从今天起成为我的敌人。当我

们走出这间教室后，就是路人，互不相识，直到有一天，你们都与我一样经历了痛苦的思想历程，达成了某种默契，我们才可能成为朋友。那一天，我们会在千里之外握手言和。

我不记得我是如何悲壮地回到家里的，从此后那个学生再未与我联系过，但我很想知道她在四十岁之后会有怎样的思想转变。

之后每学期上中国文化史，我都要重新读一遍《史记·孔子世家》，然后才是《论语》等其他作品。如果不去读《史记·孔子世家》而讲《论语》，就一定不能真正理解那位老人。但每一次读到最后一段时，便与太史公有了共同的渴望：“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但太史公去了，且在那里看到了孔子的后人仍然在演练周礼，他流连忘返，不愿归乡。而我，直到这年的夏天，才匆忙间拜见了圣人。

文学的“大说”时代

在去曲阜的前一周，我到一所学校里讲孔子，题目是《文学青年孔子》。有人在微信上说，你这是要解构孔子？我回复道，非也，我是还原孔子，重新理解孔子。孔子在世时也与我们一样，是一个人，是一个充满了理想也浑身缺点的人。在我看来，孔子和我们今天的众多文学青年一样，都是被某种梦想所惑，以为那些梦想才是人类真正需要的梦想，然后不断地想让人认可它，并试图改造这个社会，但最终脱离了现实，活在梦想中。我们都是被梦想伤害了的人，但又不承认那伤害。因一意孤行，在现实生活中，我们都是失意之人。永远走在路上，梦想永远也在前方。这就是我所说的文学青年的特点。

我认识很多被文学伤害的人，他们一刻都未曾停止过梦想，从未放弃过写作，但生活中他们都是失败者，但我始终觉得他们才是真正的文学者。那些在文学生活中获益多多，志得意满的人们，实际上是离文学越来越远。他们以为掌握了文学的话语权，并享受这权力带来